

深海“铁鲨”

■钱晓虎 茆琳



“报告艇长!”深秋,黄海某海域波浪浪急,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任务艇发现“敌”舰,迅速占领攻击阵位……

此刻,支队作战指挥室内,作训科长吕海平正密切关注着这扣人心弦的一幕。在指挥室墙上,有一块不太起眼的记事白板,上面写着“出航率”的数值。这个手写体数值,与周边复杂的兵力部署图相比,显得格外醒目。

“出航率是在提醒我们,此时,有多少艘潜艇在海上、在潜行。”吕海平说起这个数字,一脸的自豪,“这个数字硬气,是我们‘铁鲨’部队打赢的底气。”

成群的海鸥在军港自由飞翔,数百米长的码头空荡荡的,只有两艘潜艇孤零零地停靠着,那是正在维修的艇。“除了厂修艇,全在任务中。”吕海平自豪地说。出航率创新高的背后,是一个个钢铁堡垒的强力支撑。

“在水下,我就是你,你就是我。百人同操一杆枪,合力就是续航力。”新建成的深蓝书吧内,一场“铁鲨论坛”正在进行。雷弹技师、一级军士长赵峰作为主讲人,把自己几十年的“奋斗旅程”娓娓道来:数十次随艇征战深海,执行远航和重大演习训练任务,艇队党支部和党员骨干身先士卒,把全艇团结得像钢铁般坚强,克服困难挑战无数……说到动情处,老兵的眼里闪着灼灼的光。

“带着这样的骨干出海,很踏实;跟着这样的班长学习,很带劲!”这是大家的心声。在“铁鲨”部队,像赵峰这样的骨干还有很多:指控技师欧阳云青十余次执行远航巡逻任务;教练艇长赵爱军累计海上训练已达2600多天,总航程能绕地球2.7圈;高级工程师李斌被誉为“潜艇活电路”,整理出电工排故汇编30万字……

由这些党员骨干组成的水下钢铁堡垒——艇队党支部,一直是潜艇部队战斗力建设的关键。去年,为了加强党建,组织部门把各艇队党支部全部升级为艇

队党委。可不承想,艇队却出现了或多或少或少的忙乱现象:“艇队升级,工作格局发生了变化,我们也想紧跟节奏,但出现找不清方向、跟不上鼓点的现象。”某艇队副政委袁师道出了苦衷。

怎么破?“机关部署工作,基层按章落实,任务目标一致,可各艇队员实际情况千差万别,有的艇员队党委缺乏经验,跟不上思路;有的艇员队主官经验十足,习惯了老套路抓建,墨守成规,缺乏思变求新意识……”一纸调研报告,摆出了问题缘由。

“十根手指各有所长,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。”支队党委再次深入基层,逐渐形成统一的思路:要想营造铁心同力促战斗力建设的新风貌,就要突出艇队个性,实施精准帮建,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。在汇总各方建议后,一个以“铁骑、铁血、铁骨、铁拳、铁胆……”为内容的“深海铁鲨”方案浮出水面。

新颖的思路得到了官兵的广泛认可。获颁“铁字招牌”,各基层艇队很快找到了属于自己的“角色”——作为铁拳艇队,我们就得同心同力同担当,在战时挥出铁一般的拳头来护我海疆“我们是铁骑,何为铁骑?就是要时刻冲在前,勇当排头艇队,我们要见红旗就扛,有第一就争”……

二

“打造‘铁字招牌’,实际上也是对潜艇兵血性胆气的一种检验。”在吕海平看来,潜行深海,危机四伏;进水、起火、失电、掉深……“艇动三分险,生死一瞬间”,是对潜艇部队的真实写照,“但在‘铁鲨’部队,没有一名官兵因为任务艰险而打退堂鼓。”

“为什么‘好事’都是他们的,我们艇也能胜任!”2022年9月中旬,在一次任务部署会上,“铁胆”艇队艇长胡文佳申请执行任务,语气有些急促。

缘由是另一艇队员刚执行完长航任务,仅在岸港调整2天,又将领命出征。原本定好执行任务的胡文佳感觉“领导偏心”。

“我们刚出海回来,对海区海况、装备运行较为了解,这趟任务我们去更合适。”刚靠岸的“铁牛”艇队艇长文学星直言。支队党委经过研究,最终选定“铁牛”艇队执行此次任务。

“只觉时间紧,不觉任务重!”得知稍作休整便出任务时,“铁牛”艇队官兵没有丝毫怨言,满怀战斗激情,紧张忙碌地筹备再次出航。

一颗螺丝钉

■那立民 孟祥浩

一颗有用的螺丝钉的想法从未改变。

某次,矫永卫和战友们进行布放和打捞鱼雷演练。在打捞过程中,他们是用吊机把鱼雷吊上来。但那天风大浪急,吊机在打捞作业进行到一半时突然出现故障,打捞作业一时陷入困境,大家都束手无策。这时,矫永卫主动站出来,仔细排查故障原因,凭着过硬的知识积累,判定为某个液压系统出现故障。他迅速排除故障,站在操作台旁,双眼紧盯吊机,指挥操作手进行吊放作业。鱼雷在风浪的作用下剧烈摆动,大家的心都悬了起来,但矫永卫没有丝毫慌乱,镇定自若地指挥操作手作业。终于,鱼雷完成吊放,打捞任务顺

“这种见任务就争的冲劲儿,就是抓建为战的最好注脚。”支队政委肖常春说,实施“铁字招牌”这一精准抓建模式以来,各艇队干劲和斗志更足了,一心向战的氛围越来越浓厚。

一次演练中,“铁拳”艇队深潜进入伏击阵地,执行对“敌”鱼雷攻击任务。正在匀速下潜时,突然,舱底传来险情——出现渗水现象!

渗漏,这是潜艇航行的大忌!舱段班长何平从狭窄的床铺上弹了起来。在艇上干了20年,他深知“渗漏”两字的分量,光着脚就冲向渗水舱段,脑子里迅速盘算应急处置方案。“分隔阀门松动导致渗水!”何平带着几名战士挨个管路排查,不到一分钟,就锁定了漏点。舱底空间有限,何平毫不犹豫地爬进左舷舱底,及时关上了注水截止阀。

冰冷海水浸湿了作训服,但何平一点也没觉得冷。他知道,阀门虽然关上,但问题还没有找到,“必须和渗漏抢时间!”他卸下松动部位的阀门,发现胶质垫片软化,导致气密性不严,必须立即更换。但是,舱段兵刘禹翻遍所有备件,都没有找到对应垫片。

“没配件,怎么办?”凭着多年维修经验,何平的脑海一念闪现:“给我××号垫片。”接过垫片,他拿出随身小锉刀,依照所需样式,很快就改成需要的形状,再打磨成合适的厚度,对修改后的垫片进行重新排列组合,最后拧紧新上的螺丝。

“开阀!”整个潜艇安静下来,每一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,“没有内渗了!”刘禹激动地喊了出来,在场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

“险情排除!”浑身滴水的何平仔细检查后,冷静地向指挥舱报告。处变不惊、临危不惧,正是凭着这种自信和底气,“铁拳”艇队圆满完成后续任务,顺利返航。

谈起“铁鲨”部队的血性胆气,吕海平如数家珍:某艇队员曾连续3次完成40昼夜以上远航,创造了5个首次、打破4项记录;有一次,厂修艇队队员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不足5个小时,仅用7天时间完成以往需1个月时间的武器试验任务;更有一艘潜艇挑战极限,创造海上待战天数的最新纪录……

三

多年战风斗浪,“铁鲨”部队练就了从海底出击、在水下制胜的过硬本领。

利完成。

事后,矫永卫受到领导表扬。但他由此想到,如果此次吊放不是刚好用上了他前期的知识积累,造成安全事故,那就是大事了。矫永卫明白,只有脑中有储备,遇到问题才能沉着冷静。他立即向友邻单位和同型船借来了专业书籍100余册,一头扎进资料书堆里,加班加点开始研究。他把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,记录了18万余字的学习实践笔记,终于成为单位专业领域的“行家里手”。

又是一个冬日,海涛汹涌。某捞雷船在兄弟部队发射鱼雷后负责打捞任务。捞雷船摇晃得厉害,官兵“水土

不服”,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晕船反应。正常打捞,鱼雷应该呈现水平状态,但在实际打捞作业过程中,鱼雷却呈现垂直状态,这样的情况极其罕见。虽然有前期的综合基础,但实际打捞作业中出现这样的问题,大家心中都不免有些慌乱。矫永卫作为捞雷船负责人,不顾晕船反应,组织战友一起临时对打捞工具进行改装,才使得打捞作业顺利完成。过后,矫永卫又针对这种罕见意外情况,向相关工业部门和厂家请教,查找分析问题原因,和战友们一起广泛讨论、集思广益,拟制特殊情况下鱼雷打捞作业的方法预案,研究改装了一整套专门用于特殊情况的打捞工具,有效确保了多类特殊情况的处理完成。

“报告艇长,发现主动声响信号!”一次远航任务中,“铁拳”艇队深入某陌生海域执行战备巡逻任务,艇内蜂鸣器突然发出警报。

声响是潜艇的眼睛和耳朵,也是敌方舰艇反潜的重要手段。指挥舱内,艇长鞠修岩紧盯显示屏上的声响波纹信号,虽然面色一如平常的凝重,内心却莫名地兴奋:机会来了!

“锁定目标!”鞠修岩抓住时机迅速下令。对于这种送上门的“肥肉”,他从来是来者不拒!指挥舱内安静得出奇,艇员们屏息以待:潜艇灵活采取各种规避手段,巧妙将敌我双方置于敌明我暗的状态,同时进行了模拟鱼雷导弹攻击、水下对敌侦察等一系列战术操演,为后续“铁鲨”部队实战化训练积累了斗争经验。

还有一次,某艇潜航大洋执行演习任务。突然,一声尖锐的声响划过艇壁,是主动声响信号!速潜、停车、转向……潜艇采取了一系列规避动作,各战位密切配合,但仍然甩不掉声响的跟踪。

“啾啾——”主动声响敲击艇壳的声音,像一座大山般压在艇员们心头。熟悉潜艇的人都清楚:被声响盯上的潜艇就像被罩在网里的鱼,很难挣脱围捕。此时,如果主动浮起亮明身份,可以避免误判,但这意味着任务失败。

一边是潜艇的安全性,一边是任务的隐蔽性,紧急党委会上,艇政委赵浩然盯着指控显示屏上4个隐约可见的回波,斩钉截铁地说:“被发现不可怕,怕的是先认输,不到万不得已,绝不能浮起!”指挥员的一席话像是给全艇注入了强心剂,激起了大家的斗志。艇长高建光最后定下决心:“就拿这张‘网’练练我们的真本事!”

“保持操作、注意艇态”“警惕异常脉冲”……整整2个昼夜,官兵铆在岗位与对手周旋。很多战士顾不得休更,只啃方便面、饼干充饥。赵浩然组织政工组人员一个战位一个战位走访,给官兵送汤送水慰问鼓励的同时,也把战位情况第一时间反馈给指挥舱。

由于指战员们灵活处置特情,及时调整部署,成功规避了“敌”方舰艇的搜索,最终破“网”而出,完美上演深海逆袭。

当深海狙击手,做大洋守护神。深海遨游的“铁鲨”,守卫着祖国海疆的和平和安宁,警惕地注视着海上涌动的浪涛。

“铁鲨”部队的“铁”,是敢闯大洋,是深蓝亮剑,更是铁血荣光。

当朝阳在海面上升起,金色的阳光洒满某捞雷船,矫永卫又站在了驾驶舱里,望着遥远的海面,高亢地发出起航的命令。远远看去,他那藏青色的舰艇作业服和船融为一体,像一颗散发着光泽的螺丝钉。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一天,我接到了赴浙江参加文学采风活动的邀请,当对方说到要去的地方有一江山岛、大陈岛时,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激动,当即就答应下来。放下电话,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。一江山岛是一个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存在。

不久后的一天早上,我们一行从台州椒江口码头出发,大约一个多小时,便抵达一江山岛。到了现地,我才知道一江山岛其实是两座相邻而居的小岛,高耸于海面上,总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,分为南一江山岛和北一江山岛,中间隔一条狭窄的水流,似连似分,宽处大约有百米。船驶向喇叭口,一望无际的大海骤然变成一条狭窄的河道,像一条江水,两岸是悬崖峭壁,嶙峋礁石——或许,一江山岛的名字,就是这么得来的吧。

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,有许许多多的岛屿。当年,国民党军败退台湾后,视浙闽沿海一些易守难攻的岛屿为拱卫台湾的堡垒、反攻大陆的跳板、袭扰大陆的基地。朝鲜战争爆发,迟滞了我军解放这些岛屿的步伐。国民党军在浙东沿海所据守的岛屿,经过几年经营,已构成防御体系,其防务由“大陈防卫区司令部”组织实施,总兵力达2万余人。台州湾外的大陈岛,是浙东沿海最重要的据点和支撑点。蒋介石曾和宋美龄乘船专程到大陈岛为驻军打气。据说,蒋介石在甲午岩前登高驻足,西望老家奉化溪口——他大概因为美国这个后台,还在做着“反共复国”的大梦呢。

当抗美援朝战事平息,解决台湾问题再成焦点,大陈岛遂成为我军第一个突破的焦点。一江山岛位于大陈岛西约10公里,可谓大陈岛的门户,岛上守敌约1100人,居民稀少,岛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。打下一江山岛,大陈岛就失去了屏障,会极大地动摇大陈及浙东沿海各岛屿守敌的意志。

但是,擅长陆战的我军远程渡海作战,要面临极大困难和风险,尤其要防范美舰的介入,必须做好各种准备,以期干净利落拿下一江山岛。

历史的重担落在了张爱萍将军身上。我仔细研究过军事史中有关解放一江山岛的部分,给我一个最突出的印象,就是各级指挥员的细心和细致。战前,他们把各种各样的情况都设想到了。因为这是我军第一次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,完全不是以前的平面作战,需要面对大量的新问题。以张爱萍为代表的 frontline 指挥员们,绞尽脑汁,不敢有一丝懈怠,做了万全的准备,既要确保速战速决,又要减少伤亡。

1955年1月18日上午,我陆海空三军以雄厚的兵力,轮番冲击,经大半天激战,拿下了一江山岛。此役共毙俘国民党军1000余人,守敌无一漏网。而我军则有数百人牺牲,上千人负伤,足见战事的惨烈。

一江山岛的解放,有力打击了美蒋签订的“共同防务条约”,达成了战役目的——迫使国民党军旋即从浙江沿海岛屿撤离,浙东沿岸从此海晏波平。此

一江山岛纪行

■陶纯

役规模虽然不大,但在我军战史上意义重大而深远,闪耀着不朽的光芒。

船靠岸,我怀着庄严的心情,缓步拾级而上。岛的一侧,脚下的海浪拍打着陡峻的礁石,轰然作响。我留意到,岛上不时可见残存的沟壕,突出的石头上弹坑还清晰可见。恍惚间,耳边似乎响起枪炮声、喊杀声。

在一江山岛登陆战役遗址纪念馆,有一张照片让我感慨不已。照片显示,当年战役双方主将的后人张爱萍将军之子张翔,和一江山岛国民党守军司令王生明唯一的儿子王应文,2009年在北京见面,二人相谈甚欢,共话祖国和平统一。斗转星移,时光飞逝,双方后人能够平心静气坐到一起,实在是华夏子孙的向心力使然。

纪念馆大门外两侧,各有一面黑色的大理石墙壁,右侧镌刻着此役解放军牺牲的英烈名录,左侧的墙壁上刻着国民党军官兵阵亡名单——像这种布置,我在别处从未见过,也闻所未闻,让我久久凝望。

走出纪念馆,不爱照相的我,特意走到“一江山岛战役遗址”几个大字前,留影纪念。此刻,碧海蓝天,岁月静好。站在高处,眺望着波涛汹涌的海面。我想,从高处俯瞰,并不宽阔的台湾海峡,是不是也如一江山岛里的狭窄水面那样,像一条江呢?

亿万年来,一江山岛不过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岛,但是自从打了那一仗,它成为了一个在历史上熠熠生辉的地方……



起风了 局部(国画)

王若莹作



第5678期